第三集

連續許久的忙碌之後，終於有時間可以靜下來寫第三篇留學故事，不過時間也是很趕，一邊寫得一邊打包回家的行李，你們看到這封信時，我人已經在飛機上了。上週是最忙碌的一個禮拜，除了原有的lecture之外，還有兩個seminar，再加上好心的Paul問我回國前要不要再見他一次，於是我就破記錄在一週內meeting了兩次，真是累到無法形容，不過，就在這樣的努力下，我論文的outline終於底定了，這算是努力了三個月的成果，可以安心地回家，不過還是得帶著我的第二個assignment回台灣寫，因為二月初就得交功課了。

今年Sheffield的第一場雪

聽說今年會是英國這一二十年來最冷的一次冬天，十一月下雪並不常見，令我失望的是，其他地方已陸續傳出下雪，每天氣象預報都說可能會下雪，氣溫也降到零度以下，但Sheffield就是看不到雪。  
上週一是令人振奮的一天，下午一點多時，Tina打電話告訴我，她在遠處的北方綜合醫院看到外面正飄著雨和小雪，我往窗外看，並不明顯，約莫半小時後，終於清楚地看到外面飄著白色小點，我很興奮地去敲Yeti的房門，告訴她下雪了，我的房間望出去是面對院子，沒什麼漂亮的風景，Yeti的房間就不同了，可以看到對面的公園和遠處的Peak District，我們兩個在她的房間裡，一邊賞雪，一邊興奮地大叫，因為這是我們生平第一次看到下雪，更棒的是，雪愈下愈大，許多棉絮般的白點從天而降，我們像小孩一樣伸手到外面觸摸片片雪花，不過很難撐得很久．因為手會凍僵，此刻見到的場景真是令人讚嘆，我拿起相機，隨手拍了幾張照片，可是人不在外面，不然可以有更好的取景。  
聽說Sheffield並不是每年都會下雪，即使有，頂多也下個幾天而已，雖然最近天氣超冷，不過能看到雪也算是一種補償，即使只有那麼一天，或許等我從台灣回來，一月二月時還有機會可以看到雪景。

濃厚的耶誕氣氛

隨著耶誕節的逼近，街上到處都可以感受到Christmas的氣氛，十一月二十日時，Sheffield市中心舉辦了點燈儀式的系列活動，我隨同Vanya和她姊姊一家人，以及系上兩位MA的同學，一同到場參加這場盛會，除了看到聖誕老公公外，還聽到英國著名歌唱團體G4的演唱，儀式過後，夜晚的市中心可以看到Merry Christmas字樣的彩色燈光，樹上的小燈泡也會一閃一閃發亮，直到Christmas結束為止。  
昨天從Notingham回來時，晚上路旁聽到有人點臘燭在唱Merry Chrismas的歌，還請路人吃Mince Pie (是英國人Christmas 會吃的一種裡面放水果的餡餅，最近各大超市都有賣，至於詳細的內容物是什麼，我也不是清楚，只覺得吃起來超甜)。今天我和Vanya兩人決定放下書本，相約到街上閒逛（想起來還真是辛苦，今天是這幾個月以來唯一沒有碰到書本的一天），除了上街購物外，還到Costa悠閒地喝下午茶，吃應景的Mince Tart，去逛Winter Garden時，很幸運地看到當地小學生的歌唱和直笛演奏，歌曲的內容當然和Chrismas有關，雖不是很嚴謹的表演，但小孩、觀賞的大人都樂在其中。  
英國人習慣在耶誕節時買禮物送人，從十一月中開始，許多店家陸續展開大特價的活動，許多東西有discount，賣得比平常便宜，對於愛shopping的人而言，是購物的好時機。可惜今年Christmas人不在英國，沒有機會吃到耶誕大餐，希望回台灣之後有大餐等著我。說來也挺可怕，我在英國的食量竟然是在台灣的兩倍，不管怎麼吃都覺得餓，本來以為是不是壓力太大才會一直猛吃，後來發現不只我，每個人都這樣。讀Human Nutrition的Yeti說，因為天氣冷，人體需要燃燒更多脂肪來抵抗寒冷，所以才會食量變大，現在也比較能理解，為什麼英國到處充斥高糖分、高油脂、高熱量的食物。

我的英文進步了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上街買東西突然聽得懂店員在說什麼了。我們家Vanya也說，她之前和我說話都故意放慢速度，現在漸漸不需要了。她真是一位很好的英文老師，平常會幫忙糾正我的口語和發音，告訴我某些意思要如何表達，還幫助我做對話練習。之前我跟她說，每次和Paul在meeting完之後都覺得很挫折，除了緊張外，想說的話說不出口，一些想法也不知如何表達，尤其在討論哲學的問題時更是如此。Paul在改完我第一個assignment之後，我得到的評語是”Well done.” 他覺得我的寫作沒什麼問題，只有一些文法的小錯誤（其實Vanys已事先幫我改正過一些grammar faults），他還對我說“Your writing has more confidence than spoken English.” 的確也是，我在他面前話到嘴邊常說不出口。  
Vanya想到一個很好的辦法，我們玩角色扮演的遊戲， meeting前我們先預演，她假裝是Paul，我試著把我在meeting時要對Paul說的話對她講一次，她會教我如何說比較好，有時也會問我裡面的問題，我要試著去回答。因為Paul不一樣，我們的模擬演練和真實meeting的談話內容很多都不同，但這對我的確有很大的幫助，雖然meeting時還是會緊張（我後來問每個PhD學生，似乎大家都會緊張），但我在說話時變得有自信多了，挫折感也慢慢消失，直到上週五最後一次meeting，我還進步到可以跟他開玩笑，這都是Vanya的功勞。  
我把這件事告訴Paul，本來是當作一件有趣的事跟他說，說我們flat有一個冒牌的Paul Standish，沒想到他的反應竟然是驚訝，還問我“If I do something wrong?”，他對我的感覺感到抱歉，跟我說，有什麼他可以改進的地方要告訴他，還問我他講的英文讓我很難懂嗎？真是一位very thoughtful的老師。我只好趕快解釋不是他的問題，是自己英文不好，實際上，他講的英文很好聽，口音像BBC的主播，當我形容他的英文很”posh”時（這個字也是Vanya教我的，形容人說話像upper-class的說話方式），他還笑了出來。他也覺得我的spoken English進步了。  
即使語言的問題可以克服，但更重要的是心理障疑需要排除，和許多人聊天的經驗發現，台灣或大陸學生通常是上課不敢開口的一群，一方面是語言的問題，但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問題，我們的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並不鼓勵學生發言，也害怕說出話之後，人家會藉此評斷我們英文很爛或說話的內容很stupid。lecture或seminar時，要在那麼多人面前用英文陳述自己的問題或看法，真是需要極大的勇氣，得克服層層的心理障礙，我自己有許多經驗，常常有些想法想說出來，但卻沒有勇氣舉手發表，也為此感到很挫折，如同meeting的經驗一樣。  
其實我對自己的膽卻、畏縮很介意，我還不至於聽不懂大家討論的內容，但就是開不了口，我心想，如果要繼續保持沈默，那就留在台灣就好了，何必出國讀書？學術是需要爭辯、討論的，不是關起門來讀書、寫論文而已。  
我和Vanya討論自己的這個問題，她真是一位很好的輔導者，她對我說：「妳有勇氣選擇來到一個語言完全不同的地方讀書，要適應不同的環境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語言、不同的食物；妳有勇氣突破萬難去拿到妳要的奬學金、申請到妳要的學校，妳做了許多我覺得非常困難的事，難道陳述妳的想法會比那些妳做過的事情困難嗎？」她說得沒有錯，發言這件事情的確沒有比考公費留考、考IELTS來得困難。我們也約好了，以後有機會一起參加seminar或lecture時，她會負責督促我說話，後來我也鞭策自己，每次lecture或seminar時都要說些話，即使還做不到慷慨陳詞，至少也要主動回答問題，或提出問題，然後我會跟Vanya報告，今天上課我很勇敢的說了哪些話。我房間的佈告欄還釘上一張紙，上面寫著：“Speak your mind or lose your voice.” 這是我在Hello UK上面看到的句子，對我而言的確很實用。  
出國唸書真是辛苦，得要學習克服許多困難與障礙。我跟同樣是小學老師的Vanya說，如果再重新回去教小學，我的境遇讓我更能體會那些學習困難兒童的處境，因為我在這裡也跟他們一樣，時常難以用語言表達內心的想法、難以如行雲流水般地用文字寫出想表達的意思，閱讀只能一句一句慢慢讀，面對陌生的情境中也常感到慌亂與無助，來到新環境，一切都顯得無知，像孩子一樣重新開始，但是，那種成長的喜悅，若非身歷其境，也是無法體會的。

系上的學術環境

從十一月初開始，我終於在辦公室（英國人習慣稱學生研究室為office）有了一張桌子，不用每天跑圖書館去跟人家搶位子，還有電腦和印表機可以使用。系上PhD學生有兩間office，一間在一樓，一間位於八樓，我比較喜歡我們這間辦公室，因為高度夠高，可以鳥瞰整個Sheffield，書讀累了還可以看看風景。辦公室約有十個座位，但平時裡面的人大約只有三四個，還算安靜，遇到有人聊天讓我讀不下書時，就乾脆加入他們的談話，反正可以練英文，又可以培養感情，一些學術資訊大家也可以分享、交流。除了假日外，我幾乎每天都到辦公室，一方面來回可以走路運動，再者，每天躲在房間讀書會疲乏，效率不見得好，白天晚上換不同環境，效果會好一點。  
系上我接觸過的老師大部分都很親切，也很樂意協助學生。我一直在調適的是，這裡的師生關係和台灣截然不同，台灣的師生關係是有上下、尊卑之分的，學生要顯示出對老師的尊敬，上課是聆聽諄諄教誨，教學是「上所施，下所效」；在這裡，老師和學生的地位是平等的，見面時常是老師主動和我們打招呼，老師也會在意學生的想法，Seminar結束之後，當主持人的老師私底下會很客氣地問：“Do you enjoy it？”聚餐時，老師還會主動端飲料給學生喝。當然，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歸因於在英語系國家，老師的社會地位不高；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，這對學生的學習會產生什麼影響？也或許我要問我自己，在這裡要成為什麼樣的學生？  
和我們不同的是，本地的學生上課喜歡發言，提出自己的想法，或質疑老師的說法，這裡的老師也總是鼓勵學生要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，critical thinking, critical writing這些字眼常出現在lecture 或 assignment裡面。若師生地位是平等的，當然不會有以老師的想法為圭臬的情形發生，在這裡，老師的角色在於引導、啟發，與我們的「上所施、下所效」是不同的，這些日子讓我深刻體會中西教育觀念的差異。就我和Paul的互動來說，他可以花時間為我解釋一些不懂的觀念，或上網幫我查哪些書適合我讀，但當我的研究方向面臨十字路口無法抉擇時，他只會對我說：“I’m afraid I can’t decide it. You have to decide by yourself.”其實我很喜歡這樣的老師，我有很大的自由，我自己決定論文要寫什麼，assignment要寫什麼，每次meeting都是我跟他說，我們今天要做什麼，或我們下次要討論什麼，而不是他來告訴我，我該做什麼。當這樣的學生比較辛苦，聽命行事總是比較簡單，但PhD學生該學會的是獨立研究，為自己的研究負責，supervisor的角色應該只是協助者，幫助你完成論文，而非論文的主導者，我想這應該就是英國研究式學位所標榜的獨立研究精神。  
我覺得以碩士階段而言，這裡的訓練不若台灣嚴謹（PhD我就不能斷言了，因為還在體驗中），畢竟修業只有一年，論文又不需要經過口試，以專業知識的廣度來說，台灣的也不會比英國差，但對於批判與獨立思考的訓練，台灣就不見得比較好了。  
上星期參加一場PhD學生論文發表的seminar，老實說，發表的形式與內容並不如我們高師大的嚴謹，但我注意的是參與者的發言。不管是研討會、論文發表或是論文口試等學術場合，在台灣，發言比較像是學術霸權的行使，或學術地位的展示行動，發言者或以批判對方展示自身豐富的學識，或藉著陳述以合法化、鞏固自身認同的學術價值規範；當然，亦有盡是虛偽稱讚的官場式發言。在這場seminar中，除了批判之外，我也看到有些發言是為了幫研究者解決問題，或提出自己的經驗，或提出可行的方式，這樣的發言形式是我比較喜歡的。  
這次的留學故事總共花了兩天時間完成，明天清晨就要搭飛機回台灣了，不能太晚睡，只能就此停筆。  
有些照片沒時間上傳，下次再補寄好了。  
台灣的朋友，See you in Taiwan

嘉陵　2005,12,07 英國凌晨